

第五节 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宰官

为官廉正，惠及一方，古今循吏，有口皆碑，成为后世为官施政的法式。他们理应与千古不易的人民愿望同为不朽。合浦海出珠宝，历来是贪官污吏的天堂。屈大均说：“吾粤（合浦）金山珠海，故今官于东粤（合浦）者，无分大小，率务民以自封。”不妨追溯汉朝的历史：“（合浦郡）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，上承权贵，下积私赂”（《后汉书·贾琮传》）。南北朝时期，来合浦当官的“在任者常致巨富”（《南齐书·王琨传》）。“越中饶沃，前后使者例多贪纵”（《陈书·王励传》）。唐宋以后，合浦贪官污吏的事例就更多了。唐朝白居易《送客二十韵》所以特别告诫来南方做官的朋友说：“应防杯里盃，莫爱囊中珍”云云绝非偶然而发。但也应看到，合浦的山山水水均以“廉”为名，它寄托了老百姓盼“廉”的愿望，也许会对廉吏美政起一种惕励警劝的作用。说到廉州得名，也有原委。

费贻与大廉山 东汉时期有位姓费名贻，字君奉的来任合浦太守。他为人清廉正直，惠化地方，卸任北去之日，合浦人民追挽到公馆与博白边界的山下。后来人们便把这带山脉名为“大廉山”。唐朝贞观八年（公元634年）改郡为州，廉州从此得名。大廉山便成为合浦的“镇山”，从而派生出“廉江”“廉泉”“廉阳”诸名，所以历代委任合浦的官员，都经朝廷遴选，意在政与名实，以为“圣朝”德化远被边陲。宋真宗敕文说：“眷合浦之名邦，有还珠之遗训。将令剖竹之臣，复效还珠之守”，是对地方官作“正面教育”的题材。明朝吴廷举《大廉山》诗：“行李纷纷游宦子，几人不愧大廉山？”成为该郡“剖竹之臣”的一面镜子。不然，便不会有下面几例正面的典型：

出淤泥而不染 宋朝时，危祐为廉州太守，清介自持。下级为讨好巴结他，送去一柄镶嵌珍珠的精工扇子，名为“聚珠扇”。此扇据说不但名贵豪华，还兼有风生清爽，祛病明目的效用。足见献扇人的用心良苦了。照理，危祐应当感到高兴吧。可是危祐皱着眉头说：“我身为廉州的太守，如果摇着这柄用廉珠聚成

的扇子会见吏属和父老们。能不有愧于这个州名吗！”因而拒绝不受。

明朝嘉靖年间，廉州知府徐柏，到任之日，随任只有一老奴挑行李，一书童执拂尘麈尾相随。前往迎接的吏属根本不相信这就是新任府官。离任时，带走东西跟带来的一般无二。他向欢送的众人说：我来时就这一担行李，现在带走的还足它，望诸君过目吧！”合浦人说：“几十年到这里做官的，够格与州名相称的，只有徐柏一个罢了。”亦可见嘉靖间的官风是怎样的了。

与太监作斗争 明朝正德年间，廉州知府沈纶，浙江仁和人。采珠太监韦辅纵容爪牙欺压良民，种种不法行为使乡民深受其苦。沈纶受理人民诉状，毫不容情地把作恶多端的歹徒统统锁拿投监。韦辅毫无办法，只好乖乖地约束手下不再乱来了，

游日章，号东荆，福建莆田人。嘉靖三十八年（公元1559年）进士，万历二年（公元1574年）来任廉州知府。采珠太监会同地方监司究办一桩所谓“盗珠案”，株连许多无辜的平民百姓被棍棒活活打死（即为“杖毙”）。官僚们都不敢吭声为老百姓主持公道。游日章挺身而出，仗义执言，据理力争，态度严正凛烈，从而挽救了许多无辜良民。

万历年间，兵巡道方端在廉州海边见到到处堆满了珠贝，他万分感叹：“这是人民的膏血啊！”对于胡作非为的采珠太监及其爪牙，一律“按律治罪”，不讲情面。

海北道副使袁萃，对于珠池太监李敬的亲信擅自杀人，也毫不客气地一律逮捕法办。

兵巡道伍袁，兼守珠池。看不惯珠池太监及其党羽的种种不法行为。但又无力制止，为此坚决辞官不干。

敢说真话不计得失 包见捷，云南临安卫人，万历十七年（公元1589年）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户科给事中，屡迁都给事中。奸人李本立奏请采珠和开矿税

于广东，神宗命太监李敬与李本立同往雷廉督办，包见捷上疏力谏不但无效，还添派太监李凤来广东开征矿税，他又上书谏阻。当时朝中正直言官多围绕采珠开矿两件事纷纷上反对奏章，其中以包见捷的奏本最多，意见最尖锐，神宗对他很是恼火。

包见捷又牵头组织群僚制造舆论，旨在使神宗收回错误的成命。但因此招来降职为贵州布政司都事和停发一年官俸的处罚。他一怒之下借病辞官不干。光宗即位，起用他为吏部右侍郎，次年（公元1621年）病死任上。

（据《廉州府志》、《明史》本传、《广东通志》综合）。